

國學萃編
傅隸樸選注

正中書局印行

賦

選

注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八年六十六國民華中
版二臺月五年十七國民華中

注選賦 學國編萃

角四元三裝平 價定本基 冊一全
角五元四裝精

(費匯費運加酌埠外)

機 錄 傳 者 注 選
儒 廉 蔣 人 行 發
局 書 中 正 刷 印 行 發

銘 (6236) 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
(500) 851.46 : 碼號類分

局書中正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號廿路陽衛市北臺灣國國民華中：址地

(Address :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3821147 : 話電部省編 3821145 : 話電室理經

3822214 : 話電部市門 3821153 : 話電部務業

號四一九九：證記登郵

銷經總外海

(OVERSEAS AGENCIES)

司公書國成集：銷經總港香

號七街海北地藏油龍九港香：處專辦總

3—886172—4 : 話電

店書風海：銷經總本日

地署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址地

291—4345 : 話電

店書海東

地署八九町前門中田區京左市都京：址地

791—6592 : 話電

司公書國成集：銷經總國泰

號233路力華堪谷愛國泰：址地

司公書國強華：銷經總國美

(Address : 41 Division St., New York, N.Y. 10002 U.S.A.)

司公書國華英：銷經總洲歐

(Address :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L. England)

司公書國華滿：銷經總大拿加

(Address : China Court, Suite 212, 208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C2

自序

詩大序說：『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這樣平列，似乎六義便是六體。但毛詩的分類，只有風雅頌四詩，並無賦比興三目。故孔穎達正義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賦比興是詩之作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這是說風雅頌是詩的體製，賦比興是詩的作法，兩者並非平等的。他又解釋這六義排列的次序說：『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一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

關於賦比興三義的解釋，鄭玄說：『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所以賦就是白描的敘事法。凡詩，直敘其事，不用比興迂回曲折之法的，便是賦。鄭玄必加入『政教善惡』的，是爲了遷就大序『言王政之所廢興也』一語的原故。實則一切直敘的詩都是賦，不必拘限於政教。他對比的解釋是：『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這一解釋最爲正確，大序所說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就是指比說的，鄭衆釋比說：『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體也。』就謬以千里了。而劉勰比興篇竟採其說，謂『至於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若比只是用『如』的句子，那就連三歲小兒也都懂了，何勞特別標舉？鄭玄對於興的解釋是：『興見今之美，嫌於諛媚，取善事以喻勸之。』這一解釋，不止有混淆比興之弊，且迂腐不切事實，毛詩中所標的興，並不都是諛辭，有許多是譏諷惡政的。這一義的解釋，却以鄭衆爲好，他說：『興者，托事於物，

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

從二鄭的解釋，就可看出各家對賦比興三義的了解，大有出入，如朱熹的詩集傳和范德機的詩法正論，都有賦兼比，比兼興的說法。若於六義之外，尚有兼義，六義這數字就不能存在了；古人定義，豈能如此模稜？要得六義的正確解釋，必須依據毛傳小序去尋求，賦是直敘法，如衛風碩人：『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據小序，這是衛人同情莊姜賢美而不見愛幸作的，全詩分四章（上引爲首二章），第一章敘莊姜家世的貴盛，第二章描寫她的美麗，第三章記衛國迎親的熱鬧，末章述齊國送女的隆重。不得因爲第二章有五個『如』字，便說它是比，『如』是譬況之辭，譬況之辭是對一枝一節的形容，故賦中遇有必須譬況的地方，常用它以加強力量，並不是比辭。

比是把作詩本意掩藏在他物他事之中的一種寫法，也就是俗語說的指桑罵槐，從頭到尾，不洩漏本意，故能『言之者無罪』。如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小序說：『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因爲陳國地小民少，夾在晉楚兩強中間，僖公意志頹喪，不圖自強，陳國大夫便作此詩來鼓勵他，但詩中並無一語道及國事涉及僖公，故比辭並不用『如』字。相反的，比，往往是用賦作的，如唐詩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詩：『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因朱慶餘準備參加考試，不知自己詩文够標

準否，送請張籍批評，不便直言，就作這首詩喻意。在不知者便會以爲他真是一首敘述閨情的賦辭了；知道箇中消息的人，便知這是一首比詩。所以比與賦的分別，在一有言外之意，一無言外之意。

托物起意的興，是觸景生情的寫法，如周南：『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便是最好的例子。詩人因見春日桃花盛開，紅艷似火，連想到青春少女及時結婚的幸福，這便是興，若說少女美如桃花，那就是譬況了。比與興最大的分別，是比不點題，興在說物之後，立即把本意托出來。他是用比起用賦收的。這是興辭的刻板公式，絕對不變的。若認此爲比而賦，那就是目迷五色了。毛公於賦比二義之詩無傳，獨於興詩首二句下必傳曰『興也』，就是防人誤會而出的。興與比還有一不同之處，就是比可用具體的物，也可用抽象的事，興就必須用草木鳥獸等實物，絕少用抽象的事。孔子所說的『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便是爲興而發的。唐人用比的詩妙過詩經，但在用興方面，就望塵莫及了，這並不是唐人智慧的不夠，而是唐詩人平時的生活偏重在書本上，不如古代詩人的生活與周圍事物打成一片，對物性了解認識的親切之故。

至於風雅頌四詩所用的作法，各有所宜，不完全一樣，比興是富於風趣與幽默感的作法，較適宜於風雅，頌爲祠祭的作品，措辭必須莊嚴，所以頌的作法，只限於賦，因此，後人常有混賦頌爲一體的，如漢書藝文志賦略中就雜有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漢書王褒傳說：『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文選則題爲洞簫賦。依據上述的事例看，賦可通用到風雅頌比興五義，比興就不能，所以賦在六義中作用最廣。

賦是繼詩經而起的文學，但變詩的賦法以爲賦體的，究爲何人？也是研究賦的人首當辨正的。藝

文志說：『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這段序文把孫卿放在屈原之前，但賦表卻把屈原列在第一，孫卿與屈，究竟孰先孰後，含混不清。皇甫謐三都賦序說：『至于戰國，王道陵夷，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志，托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這段序文全襲班志，了無新義。其次就是蕭統的昭明文選序，他將屈原的作品別立爲騷，於賦的代表作者，則說『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直把荀卿作爲賦的創始人。對於昭明以騷標體一事，後人頗多批評，如宋荆溪吳子良林下偶談說：『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紀曉嵐四庫提要說：『哀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後人或謂之騷，故劉勰評論楚辭，以辨騷標目，考史遷稱屈原放逐，乃著離騷，蓋舉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襲騷名，則非事實矣。』若純就以騷標目一事來論，昭明並不算大錯，因屈原之作，都偏於幽憂窮蹙一方面，情辭悽苦，與漢賦風格迥異，劉向王逸均稱之爲楚辭，是有他們的看法的，昭明把騷與賦離析，毋寧說是他的辨體之精，至於他用荀卿來取代屈原的創作權，就太不合事實了。第一荀卿生於趙惠文王元年，也就是楚頃襄王元年，那時候屈原已年過半百，假定荀賦是在三十或四十歲作的，那就遲於屈作五十年了，離騷有『恐皇輿之敗績』一語，足證在作離騷時懷王尚未入秦，也就是說荀卿還未出生，故就時間先後說，荀卿萬不能與屈原對抗。第二、就作品言，荀賦分禮智雲蠶五篇

（藝文志稱荀賦十篇，不知其篇目如何），都用解謎方式，在三百篇中既無前例，而昭明文選也一篇不取，即在文選之外，除了韓非子喻老篇楚莊王蒞政三年一段隱語外。也未看到同型的作品，可說是一種未成熟的文體，除了標目的『賦篇』二字之外，實在找不出一絲荀卿與賦的關係來。可能昭明所說的『荀宋表之於前』一語，『荀』字乃是腰辭，係專指宋玉說的。文章緣起說：『賦，楚大夫宋玉所作。』所以賦體的創作人，撇開屈原，便是宋玉，輪不到荀卿。宋玉是屈原的弟子，因看到老師的正直不能見容於世，故他的爲人，常依隱玩世，作品也恢詭譎怪，不拘常格，如九辯招魂等篇，全用騷體，是騷賦的正宗，而大風賦登徒子好色賦，亦莊亦諧，行文如對話，實爲後代文賦的雛形，若高唐賦的排比堆砌，則又爲揚馬班張漢賦的權輿了。故賦體雖肇自屈原，其境界的開拓，全是宋玉的功勞。劉勰詮賦篇說：『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者也。』就是說騷是由詩到賦的橋梁，也就是說賦的原始創造人是屈原。

也許有人會問：荀賦因在三百篇中無先例，不能成立，屈賦在三百篇中有根據嗎？有的，周密浩然齋雅談說：『涪翁云：章子厚嘗言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考之，信然。』按九歌情詞浪漫，近於國風，九章怨悱，近於二雅，是無可置疑的，惟離騷與頌實不相類。頌是祠祭歌頌祖功宗德的，那種雲蒸霞蔚的氣象，決不是滿紙悲憤窘迫之情的離騷的所可得而比方的。頌體嚴肅，離騷中的求宓妃媒娥女一類褻瀆之語，也非三頌之所能容。惟一相似之處，就是頌爲敘事體，騷也是敘事體而已，但這根據是脆弱的。離騷所依傍的，不是三頌，乃是衛風的氓，這詩敘說一個遭虐待或者說是受遺棄的女子的哀怨，平鋪直敘，一氣到底，

不採其他詩用疊句一歎三詠的形式，悲苦窮蹙之情既與離騷如出一轍，而身世之感，也無二樣，至其收尾的：『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不正是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予既不難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的映本嗎？至離騷的開端『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又是仿碩人『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的家世表白法。離騷的『勉升降以下兮，求渠鑊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臯繇而能調。』以調與同相叶，正是襲用車攻的叶韻。這些證據，真可以說是萬牛回首丘山重的。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由此看來，屈原不止是賦的創作者，同時也是戰國的辭賦大師。

漢代的賦，可分爲兩類。一類是騷賦，完全效離騷體式以兮些字助句，發爲抑鬱悲苦之聲，憤懣無聊之情，朱熹所謂『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而宏衍鉅麗之觀，權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便是此類賦的特色。它的代表作家，漢初期有賈誼的鵩鳥賦，漢中葉有張衡的思立賦，漢季年有王粲的登樓賦，另一類是古賦，又稱漢賦，此體淵源於屈原的卜居漁父，而具體的規模則是仿自宋玉的高唐賦，首尾用對話散行，中間鋪陳排比，奇字逸事，名物訓詁，儘情誇張，楊雄說：『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宏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便是此類賦的風格。它的代表作品，西漢爲相如的子虛上林，子雲的長楊羽獵，東漢爲班固的兩都，張衡的二京，造極的是晉人左思的三都賦。

魏晉以後，六朝作家嫌漢賦侈靡失實，而首尾對話，中間排比，體式也不純，便一反其鋪陳事類

的作風，向抒情方面發展，同時把對話散文除掉，從頭到尾都用排句，便成了六朝的俳賦，也稱爲小賦。代表作品，有鮑昭的蕪城賦，謝莊的月賦，江淹的恨賦，庾信的小園賦等。孫梅四六叢話評論說：『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江鮑虎步於前，金聲玉潤；徐庾鴻鸞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也。』

俳賦用上下句對，句法整齊，換韻自由。隋唐作家又嫌其平淡無奇，於是變而爲四六之律賦。律便是規律，此類賦起句要破題，收句要頌聖，句法要四六，六四相錯列，每賦限八韻，隨題目標出，成爲兩句解題的話，每句四字，八字必須分爲四平四仄，押韻時，一節用一個韻，也須一平一仄相間，作者表現，完全在因難見巧上。自此體成立後，唐宋明清，都列他爲考試科目之一，直到科考廢除，才與八股文同歸於盡。孫何評它的優點說：『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渾然無迹；引用經籍，若己有之。詠輕近之物，則托興雅重，命辭峻整；敘樸素之事，則立意遒麗，析理明白。其或氣勢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績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物之章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殖之淺深；卽其構思，可以覘器業之大小。』

律賦因過重形式，拘束太緊，在唐宋古文復興的呼聲下，自難免遭到與駢文同樣的排斥，於是便有文賦應運而生，所謂文賦，就是押韻的散文，事實上他的押韻亦無確定的準則，有時逐句相叶，有時成段不叶，全視作者的便利與興趣。此類賦濫觴於杜牧的阿房宮賦，但杜牧並不是爲反對律賦而作，他只是豪情所至，暢所欲言，完全是一片天籟。但歐蘇所作，便與他的動機絕不相同了。要知道賦

是一種踵事增華的文學，自離騷以迄律賦，他都是步步向美的方向在發展在求變，始終未脫離詩的氣質，歐蘇卻欲反樸歸真，以古文形式取代詩之流裔，這不止是改變他的體，而且是摧毀了他的精神，怎麼可以？若將一篇散文隨意叶幾個韻，便可稱爲賦，那麼老子韓非子淮南子都算是賦了，故朱熹說他『去風雅日遠』，徐師曾說它『無詠歌之遺音』，真可以說是賦之名存而實亡了。歐蘇以後無繼起的作者，這絕不是偶然的。

賦在今日，無可諱言的，已是一種過了時的文體，除了誄祭之文，尙偶用騷賦體製外，已不再有人去學他作他了。但由於他的辭令之美，以及所載名物典章制度之富，仍爲治詞章之學與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者所不可缺少的一種讀物和參考資料。正中書局爲響應政府復興中國文化的號召，有國學萃編的纂輯，以賦選注一書見屬，稿約一、全書以不超過二十萬字爲限。二、注釋文字用語體。三、注音用國語注音符號，不用反切，讀若、音某等舊例。其用意似不限於整理與保存古籍，實具有進一步發揚光大的宏願。在承受契約的時候，計畫選賦百篇，每篇平均以一千字計算。可得十萬字，注文與之相當，就可完卷了。但一經動筆，即發現所擬不通，原因是賦之所以難讀，不僅是某字某義，某字某音，而是在他所引用的典故之繁夥，這些典故，在賦中往往以二字或四字概括之，但解釋起來，就非若干倍於正文的字數不能盡其義，今若止注某字某義，某字某音，字數雖省，作用卻毫無了。所以決定減少賦的篇數，力求注釋的效果。本書選賦共三十三篇，對上述五類賦的代表作，都有甄錄，屬於騷賦者，有賈誼的鵬鳥賦，張衡的思立賦。王粲的登樓賦，庾信的哀江南賦，韓愈的復志賦諸篇，屬於古賦或漢賦者，有相如的子虛上林，揚雄的長楊羽獵，班固的兩都，左思的三都諸篇。屬於俳賦者，

有鮑昭的蕪城賦，謝莊的月賦，江淹的恨賦諸篇。屬於律賦者，有黃滔的明皇回駕經馬嵬賦，范仲淹的金在鎔賦。屬於文賦者，有杜牧的阿房宮賦，歐陽修的秋聲賦，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雖滄海遺珠，所在多有；但嘗鼎一臠，便知其味，似可無取於買菜求益了。

各賦的排列，不取類分，全依作者時代的先後，順序讀去，就可看出賦的時代進化以及演變大概了。注釋文字，原想全用語體，後來覺得語體用字太費，譬如說『默默』二字，如用語體注解，便是『沈靜的意思』，字數多出正文二倍半，若用也字落腳，便是『沈靜也』，只多正文一個字。而也字雖是文言助詞，但今日的初中學生，甚至小學的高年級生，無不知道他的意義，可省的爲何不省呢？故本書注釋多用也字落腳。至如典故的出處，可以隨意說明者，即由注者用自己的言語說明，遇必須徵引原文，以昭信實的，則仍照錄原文，此類文字經加標點符號後，也並無甚難懂之處。昭明文選所載諸賦都有舊注，惟其中不免有繁簡失當，脫漏訛誤之處，本注於其繁冗處便刪節之，於其簡略處便加詳之，於其脫漏處便補充之，於其訛誤處便糾正之，總期能後來居上。在注音方面，賦與散文不同，散文可用今音，故僅使用國音符號就夠了。賦是古詩之變體，音韻最爲重要。國語注音符號，以北平音爲標準，不惟與廣韻平水韻不盡相合，即於今日長江一帶地方音也多扞格不通，如純用國語音符，難免不破壞賦的聲韻，所以注音於國音符號之外，仍加音某，以明韻部，使得兩全。有些字的音讀，在字書中僅用反切，無同音字者，便向各韻書中尋求聲韻吻合之字音之，對真找不到同音字的字音，便注；讀某字某聲，仍附注音符號。至於音義典故的注釋，各篇每有相重的，最初也想用『見前』的注法，以節省篇幅，又恐照顧不到，會有遺漏，徒添讀者尋檢的煩勞，故概加重注，李善注文選，王先謙補

注漢書，也都不大用『見前』的注法，似乎可從。至於重注文字，前後不免間有繁簡不一之處，這是因爲所據的出處不同之故，因其無害於文義，故未求統一。舊注徵引書目，展轉相引，一事有多至三四種書名的，本注除非原書已佚，一事只引一書名。至於音義之常見者，本書只注明音義，概不引用書名，以節省字數，所最抱歉的，是分別注釋的數目字，未能一事標一個數目。原因是賦中用典，往往一句中夾雜數事，若一事一目，正文中將插滿數目字，既妨碍閱讀，又侵占了篇幅，故採用分節下注的方法，一目包括數事。這樣雖減少了對正文的妨碍，卻平添了讀者分析的勞苦，顧此失彼，無法面面俱到，還望讀者鑒諒。民國五十七年元月七日傳隸樸於臺北寓所。

目錄

高唐賦	宋玉	一
登徒子好色賦	宋玉	八
風賦	宋玉	一一
鵬鳥賦	賈誼	一四
子虛賦	司馬相如	一九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二八
羽獵賦	楊雄	四六
長楊賦	楊雄	六〇
雨都賦	班固	六八
思文賦	張衡	九四
洛神賦	曹植	一一五
登樓賦	王粲	一二三
三都賦	左思	一二六
琴賦	稽康	二〇七
思舊賦	向秀	二二三

文賦	陸機	二二六
秋興賦	潘岳	二三九
閑情賦	陶潛	二四五
月賦	謝莊	二五一
蕪城賦	鮑昭	二五六
恨賦	江淹	二六〇
哀江南賦	庾信	二六四
螢火賦	駱賓王	三一〇
復志賦	韓愈	三一九
阿房宮賦	杜牧	三二四
明皇回駕經馬嵬賦	黃滔	三二八
金在鎔賦	范仲淹	三三二
秋聲賦	歐陽修	三三五
前赤壁賦	蘇軾	三三八
後赤壁賦	蘇軾	三四二

高唐賦

宋 玉

昔者楚襄王①與宋玉遊於雲夢②之臺，望高唐之觀③，其上獨有雲氣，崦④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⑤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⑥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⑦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⑧。』王因幸⑨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⑩，且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朝視之⑪，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曄兮若松檟⑫；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⑬，忽兮改容，偁⑭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⑮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⑯！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⑰比。巫山赫其無疇⑱兮，道互折而曾累⑲，登巉巖而下望兮⑳，臨大坻之稽水㉑。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漚洶洶其無聲兮㉒，潰淡淡而竝入㉓。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㉔，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

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岬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石礫礫礫而相摩兮[㊟]，嶸震天之礧礧[㊟]。巨石溺溺之淺濇兮[㊟]，洙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溶[㊟]。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雕鶚鷹鵠，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鼃鼃鱸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蜷蜷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閭闔[㊟]。東西施翼[㊟]，猗猗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巘岈，振陳磴磴[㊟]。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岬參差[㊟]，從橫相迫[㊟]。阪互橫梧[㊟]，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若砥柱[㊟]在巫山下。仰視山顛，肅何千千[㊟]，炫燿虹蜺[㊟]；俯視峭嶸，望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怛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菖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並[㊟]。薄草靡靡，聯

延夭夭，越香掩掩^③。衆雀噉噉，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鴟鵂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鷄高巢^④。其鳴喈喈。當年^⑤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義門高谿^⑥，上成鬱林，公樂聚穀^⑦。進純犧，禱琬室^⑧，醺^⑨諸神，禮太一^⑩。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倉螭，垂旒旌，旃合諧，紉大紉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懔懔惛惛^⑪，脅息增欷^⑫。於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⑬，傳言羽獵^⑭，銜枚無聲^⑮，方弩不發，罟罟不傾^⑯，涉滌滌，馳苹苹^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⑱，蹄足灑血^⑲。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⑳；簡輿玄服^㉑，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㉒，千里而逝^㉓。蓋發蒙^㉔，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㉕，延年益壽千萬歲。

【作者】宋玉：楚大夫，屈原弟子，長於辭賦，因鑒於屈原正直之不容於俗，每依隱玩世，不拘細謹。屈賦偏於幽憂寤蹙，局面甚陜；玉賦則亦莊亦諧，變化多端，漢賦文賦之規模，皆玉奠之。隋志有宋玉集三卷。

【注釋】①高唐爲宋玉假設之地，襄陽耆舊記所載，蓋傳會比賦。②襄王，卽頃襄王，名橫。③雲夢：楚國澤名。④觀：景象，一讀貫，作臺觀解。⑤崑同崧，音猝（ㄘㄨˋ），危高也。⑥須臾：片時。⑦先王：指懷王，襄王之父。⑧巫山在四川省巫山縣東南，形如巫字，故以爲名。⑨薦枕席：就是陪寢的意思。⑩帝王與妃嬪同寢爲幸。⑪漢書注：阻，險也。意卽高丘。